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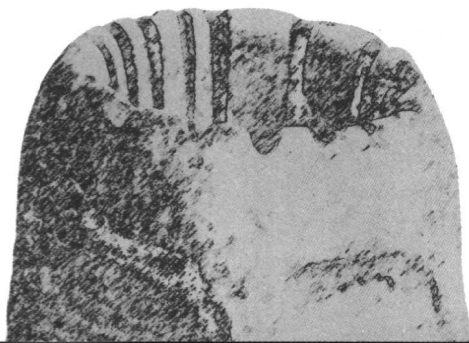
燕山白話

許宏泉 著
作家出版社



燕山白話

許宏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山白话/许宏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8
(许宏泉文集)
ISBN 7-5063-2303-6

I. 燕… II. 许…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8039 号

燕山白话

作者: 许宏泉

责任编辑: 林金荣

封面设计: 旺忘望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边缘艺术工作室/李然

摄影插图: 许宏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9

插页: 2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03-6

定价: 40.00 元 (贰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程路

无梦到徽州	2
遥远的平遥	9
面对经典	16
周末潘家园	24

一席话

平民的喜悦	34
恐怖哪里来	37
自食其果	41
行为·艺术	45
一月书局三人丛书	48
房事与绘事	54
我画画 我画竹	57
短消息	63
和尚·和尚	67
燕山白话	77

一幅画

B52 鸟在此时诞生	86
断桥	90
会诊图	93
老画张	97
舒服图	103
彭薇的小鞋和丁薇的文胸	106
刘二刚和老头们	109
绿衣郎君	115

一个人

想起吴祖光老人	120
亚明	123

齐白石	134
王朝闻	141
徐邦达	144
黄裳	148
周汝昌	151
华君武	154
黄永厚	157
姚雪垠	162
吴香洲	166
车前子	168
侯素	171
西娃	174
张浅潜	177
老藤花馆	182
阳光下的梦	185
想起恭王府的朱培尔	189
万荷堂的狗	194
万荷堂老子居	197

一段旧情

记忆	202
修谱	204
柳如是小像	210
“海陆空大元帅”陆小曼	216
马湘兰	223
生怕情多	225
儿时的花花草草	230
桑枣	240
乌柏树	242
我与小人书	247
抱鸡	250
藏札情结	253
茶的故事	258
鉴画记	261
名片	265
两方老砚	267
青花眼	275

壹

一
程
路

无梦到徽州

独自走在老街上，脚下的青石板已被磨得锃亮。秋天的夕晖懒懒地照在斑斑驳驳的灰墙上，长在砖缝和马头墙鸢瓦上的野草已经泛黄，行人稀少。仿佛在一条幽深峡谷里感受秋凉，感受一段古老的历史在脚下滑过。

老街曾是歙县古城的黄金地段，住着许多大户人家，街很窄，两边店铺鳞集骈立，旗飘招展，古意盎然。随便跨进一户门槛，便会豁然开阔。天井一方，曲径回廊，仿佛又亲历那荣华繁缛的辉煌岁月。歙县是徽州的府郡，她的繁荣鼎盛于明清之际，曾有“东南邹鲁”之称。徽商的兴起带来了整个华东的经济繁荣，徽商纵横天下，甚至“天下无徽不成镇”，清朝中期，“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骆驼”们，服贾四



方，创造了一个个感人的奇迹。徽商之尤富者乃为盐商，据说，扬州八大盐商向朝廷纳税占全国之半。徽州的经济也促进着文化的发展，于是，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有了徽学这一庞大的体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菜、徽墨、歙砚、徽州三雕、徽派版画、新安画派……而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足可列出长长的名单，理学家朱熹，经学大师戴震，画家渐江、程邃、查士标、黄宾虹，马克思《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近代学者吴承仕、许承尧等。徽州人的影响甚至在明清的小说中也频频成为了重要的角色，像《杜十娘》中那位徽商，最负盛名的要算红顶商人胡雪岩……重岭叠翠，江烟迷蒙的这一方水土，孕育出这煌然大观的徽州文化和一代代杰出的英才。

然而，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就像这青石板下汨汨流淌的溪水把今天变成了昨天，流不走的却是无尽的乡愁……

1980年，徽州地区的领导说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打破传统的观念，为了有利于打黄山的牌子，便将太平县改为黄山市，大概觉得太平太小，便将整个徽州地区更为黄山市，屯溪为市府，太平为黄山区，又将汤口、温泉一带名为黄山风景区，而徽州一名则下掷给古镇岩寺，叫徽州区。听说为争黄山市府，太平、屯溪两地闹得不可开交，从地方闹到省，闹到中央，中央来了个“钦差大人”，一拍板，定了。那些年，可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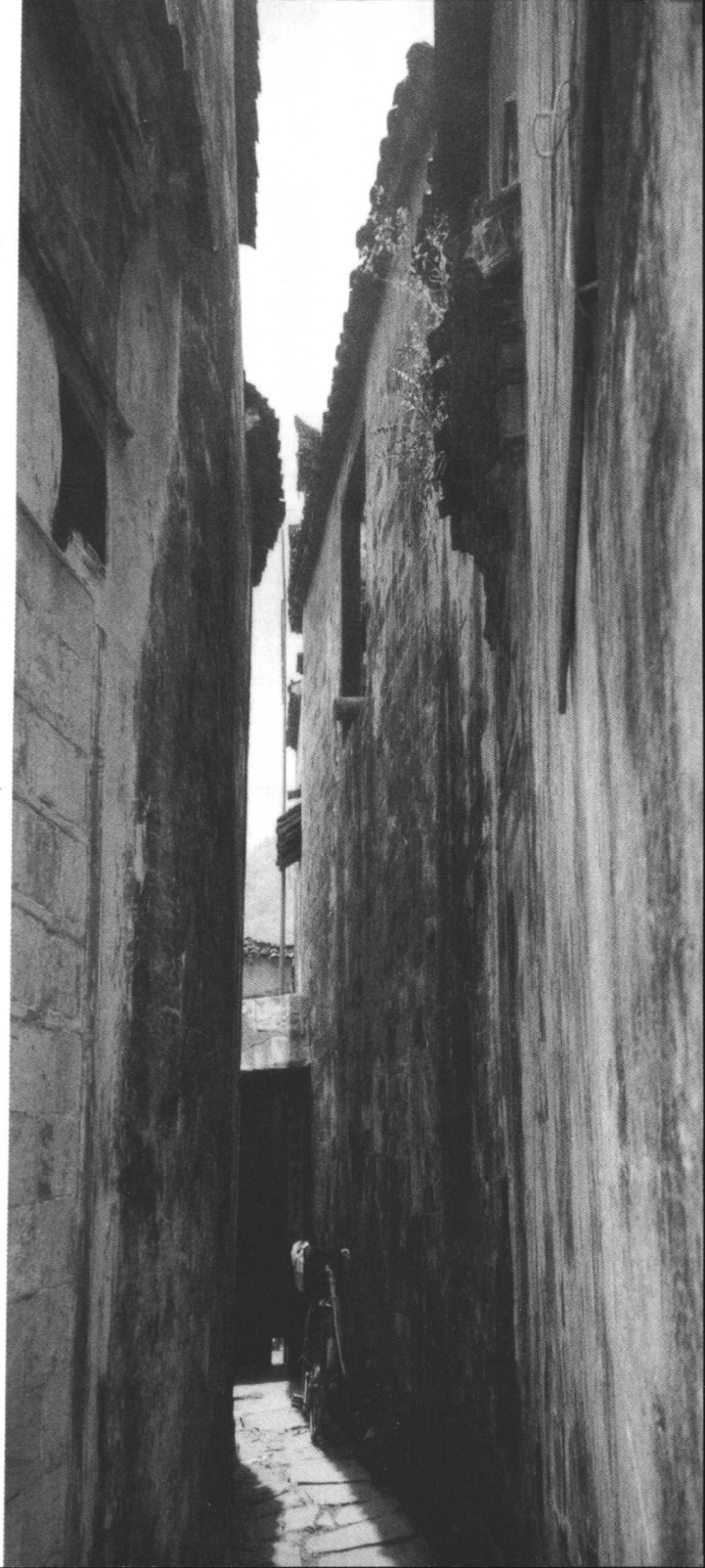
苦了那些来黄山的游客。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弄得晕头转向。搭错车，误了时间，待赶到真正的黄山前，假期临尽，只好打道回府，留下一串串遗憾。对于我这个徽州迷来说，更遗憾的是，徽州没了，听说曾有人撰文《安徽岂能无徽》想要理论一番，结果自然没人理会，读书人一声长叹，文人发发感慨罢了。

前年夏天，国家旅游局某官吏来工作室洽谈出版他的“报告与讲话录”（《目击中国旅游·2000》），因我曾在黄山多年，便同我谈起黄山旅游，说：你们黄山有位画松树的画家，起草了封“诉状”，对“地改市”大加指责，几百名画家、作家都签名，连赵忠祥、倪萍也跟着起哄。信递到中央，上面作了批示给了国家旅游局。我去调查，询访了很多人都说老体制不好。好了，既然老的体制不好，就得改革。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位画家不服，要和我对话，我没同意，这些文人太天真，闲着瞎摆乎！又说，绝非我官僚。我说，体制可以改革，命名可以斟酌。文人也未必真的迂腐到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不能以为宣传黄山，就蛮横无理地将徽州改为黄山市，照此说，九江也要改为庐山市，泰安改泰山市，西安改为秦俑市。

作为一个极具个性的文化现象，徽州和她的一切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历史环境中逐渐积淀形成。徽州



徽州的深巷
和州 摄



突然没了，要说作为徽州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是迂腐似乎有点偏激。我们真的要将徽州连徽学当作历史去感慨一番？逝水无情，落花有梦，日渐退没的旧梦遗痕，让我们这些“彷徨于思绪迷离”的现代人难免顿生一缕怀旧的乡思，平添几分无奈与惆怅。怀旧也是一种文化。无庸讳言，对文化的冷淡无疑表明我们今人的“农民意识”。也正是“农民意识”将我们的文化的一次次摧残。从项羽到长毛，一路烧，一路毁。一路悲歌，一路苍凉。如今，我们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以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某种意义上同样可视为“农民意识”的体现。急功近利，经世致用的哲学已让我们忘乎所以。

六年前的中秋，我与画家朱峰登上黄山丹霞峰索道工地，这里正在建造第一条一次能运载百人的索道（前山的第三条索道也同时开工）。夕阳下，横呈眼前的是一片被掘起、摧残的黄山松。据说，开山放炮之后，周围那些暂未被执行死刑的古松，不多久恐怕也将会因剧烈的震荡而魂断命绝。朱君慨然长叹，唏嘘不已。归来，我即兴画了幅《朱峰哀松图》，画家伫立在枯死的老松下，目光忧郁，仿佛汨罗江畔的老者。如今，画已不知去向，那画上情景依然清晰。

每次从西海上白鹅岭，看到始信峰下那傲立了数百年的黑虎松上涂满沥青的枯枝，仿佛感受着这只“老虎”的垂垂暮年；不远处的龙爪松的利爪已像一只干

瘪的鸡爪；散花坞中那支生花妙笔早在十年前已是塑料做的假货。这世界假的太多，大造古董而古董亡，大造风景而风景亡。再看，白云景区的那株倚立在两座对峙石崖下光秃秃的枯松，直似令人毛骨悚然的枯骨；玉屏峰前，鼎鼎大名的迎客松也已搭着铁架，那伸展的巨臂已靠着一根大木头支撑，老态龙钟而疲惫不堪，难道真的是“迎”得太久太累！……再看，那因修建太平索道和近年排云楼、狮林修建宾馆设施毁掉了大量的无名古松……据有关专家预测，由于过度开发，黄山的水源被切断，大批松树已枯死或将枯死，植被破坏，水分减少，瀑布干涸，云烟迷蒙的云海飞瀑奇观已渐少见。黄山四绝，濒临衰竭的日子好像越来越近，难道这真是危言耸听的“杞人”之忧吗？

前些年，一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文章，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角度谈谈黄山的改革和开发前景，认为黄山的发展步伐还不够。我说，黄山的前景，已不应是开发，而应是保护，保护才能坚持，才能有前“景”，才是“硬道理”。实际上，那条每次运载百人的太平索道，基本上是条“闲道”。饭店还在扩建，设施还在改造，岩石还在开采，松树还在夭折。

从北海到排云楼不足两公里内，已有北海宾馆、狮林饭店、西海饭店（山庄）、排云楼宾馆等多家宾馆和星级饭店。据不完全统计，北海有六百五十个床位，狮林四百个床位，西海（山庄）九百个床位，排云楼二



百个床位，而2001年除了“五一”、“十一”几天爆满外，大部分时间是“淡季”，平均入住率还不足百分之五十。这些枯燥的数字不说也罢，大扫了游兴。不过对于那些决策的人来说，要的便是“数字”，数字的上升与权力的大小可成正比。无所谓文化历史科学理性，重要的是在开发与建设中留下自己的烙印，或谓政绩。因此，在劫后余生的烟树前我们依然听到那一片发展建设开发的口号。

2001年10月于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遥远的平遥

从太原出发，路旁竖满了“醋”牌。醋是山西的土产，山西人善于经营的风气看来并未衰竭。

一近平遥古城，城门外，满是拉客的男女，蜂拥而上。游客与拉客这种由来已久的寄生效应在风景区的冲突与尴尬在这里同样难脱。

坐着电瓶车，进了城。

车在小巷里颠簸。扭头远望，青灰色的古老街坊使我情绪激动。

开车的和他旁边的“导游大汉”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大宅院。说吴小莉和余秋雨便是在这过的春节。门票十元，门侧正在土建，乱糟糟的。宅院倒着实开阔，主楼仿造北方窑洞，倒也别致，只是空荡荡的，木柱上漆皮也已脱落，一派衰象。走出一位年轻人说要免





建设中的平遥
和州 摄

费导游。他说这宅院是他们家1997年花一百多万买下的。这门票收入是用来维修的。他说他父亲是平遥的著名漆画大师。平遥的漆画与扬州、福州、四川号称中国四大漆画，历史悠久。他说父亲是一级工艺大师。他说买这房子的时候，平遥还不是“世界遗产”，现在地皮涨了，这宅院一千万也买不下来。

匆匆溜了一圈，刚出院门，朋友说，上了余秋雨的当，除了遥想一番这旧老屋门的昔日气派，毫无文化气息可寻。我对导游说：凡是余秋雨去的地方，不要带我们去了。马上把我们送到前面的老街。

导游说，街上有银号、镖局，你们去也要买门票的，我们带你去，可以拿五毛一块的回扣，你们便宜他们还不如便宜一下我们。也就五毛钱，还是拿他们的。

我们决定只游街。我对导游说。

街上游人很多，两边的老屋基本上保存着原状，只是门脸恐怕比过去花哨得多，每间门面都成了商店，卖着差不多的物产：漆器、牛肉干。地摊上摆满大约从潘家园批发来的“古董”。几乎每个摊上都有一本叫《清明上河图》的册页。

走过一条古街，仿佛在读一段历史。

尽管这种旅游景点泛滥而毫无特色的商业氛围教人无味，但在如此完好的老街行走，依然令人振奋，仿佛一下子感受到了数百年的沧桑在脚下流过。



古城，俨然一个小王国，街门的气派与小巷的幽深不觉让人进入一个隔世的联想，宛若老书上或影视上的印象。但这种心灵与古人生活的对话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

我无心在这样的嘈杂中流连。

出城前，我们登上城楼，乘着三轮在城墙上游览。举目远望，苍穹下的灰色建筑显示着古老而悠远的诗意。从城中走过，这种回顾使我更生一种远距离崇高与神秘的想象。

车夫指着一个大宅院说，这是一个明代建筑，三进门的大户人家。又指着远处的一间阁楼，说：那是绣楼，大户人家小姐的闺房。我说，不知道这是一位怎样的小姐，不知道谁娶了这小姐。车夫很认真地说：没有记载。我忽然觉得这严严实实的高阁中的小姐该是多少的寂寞，或想起那小姐从楼上放下白绸，让小生系上越墙幽会。这城墙与阁楼不过百米之遥，这些护城小卒会不会让那小姐“偷窥”、“思凡”。想着想着，觉得这老城中实在有太多的故事。

古城依在，昔日繁华已逝，一个时代的终结令人无可奈何！雄居中国经济五百年的晋商也已成为历史，成为今人的一声叹息。而这些成功者的后人却没有守下先人的事业，只空守下这座城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选择。恐怕守住这城池也非易事。据说：1981年，值全国正兴建设高潮，平